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3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14, No. 541

原始資料: 蕭鎮國大德提供, 維習安大德提供之高麗藏 CD 經文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Jasmine 提供新式標點

No. 541

佛說佛大僧大經

宋居士沮渠京聲譯

佛在王舍國。國有富者，其名曰厲，金銀眾寶、田地舍宅、牛馬奴婢，不可稱數。厲年西耄，絕無繼嗣。其國常法，人無子者，死後財物，皆沒入官。厲禱日月諸天鬼神，并九子母山樹諸神，皆從請子，不能致之。厲自念曰：「人有緩急，輒往自歸山樹之神，靡所不至，財寶消索，產業不修，疾病相仍，災禍首尾，奴婢死亡，六畜不孳，俱為妖孽。鬼神導師，迷惑舞使，亂君內居，云當有福，而禍重至，由盲吞毒謂之良藥，庶有瘳損，毒著喪身。吾今殺生祠祀鬼神，當入地獄，而望天祚，豈不惑哉！世有佛道，高操之聖，有得仙者，名曰應真人。真人清淨，如琉璃珠，精進存想，乃覩之耳，奉斯道者，唯守靖漠，無欲無求，以斯為樂，現世得安，終生天上。」

厲自念曰：「置吾常供養，奉佛三寶。」奉佛一載，婦遇生男，厲曰：「奉佛獲願，字曰佛大，佛諸弟子，謚比丘僧。」試復事之，事未滿歲，復生賢男，字曰僧大。厲訓二子，示以聖道。僧大稟性，仁愛人物，孝心難攀，誦佛法戒，親近沙門，清淨知足，親覩其志，愛之有特。

親被疾著床，即呼長子，涕泣誠之：「夫生有死，萬物無常，持戒者安，犯戒者危，其持佛戒，終始無患。僧大尚小，仁孝清白……」厲已累爾，辭句適竟，奄忽歿故。

弟去所天，孤無歸告，數啟其兄：「欲作沙門。」

其國之法，兒欲求婦，便佯詐云：「欲作沙門。」親懼其然，立為娉妻。佛大以弟等彼偽類，即為尋索國最賢家女，字快見，光華煒煒，端正少雙，長短肥瘦，適得其中，貞潔慈孝，猶星中月，國女賢婦，靡不歎悅。

婦歸昇堂，兄會賓客，九族欣然無不和樂，兄於眾賓，調其弟曰：「當今之日，可作沙門乎？」僧大答曰：「大兄！放吾使作沙門，實我宿願。」寤兄者天審欲作之，戲之曰：「可從爾志願。」

弟心歡喜，為兄作禮，即日入山。見一沙門，年少端正，獨處樹下，前趣叉手，稽首為禮，却住問曰：「賢者何緣，行作沙門？」

其人已得應真之道，豫知去來無數劫事，謂僧大曰：「佛經說言：『人好姪泆，如火燒身，如持炬火逆風而行，其焰稍却，不置炬者，火燒其手，猶烏銜肉，鷹鷂

追爭，烏不置肉，災及軀命。』姪洸如斯，無不危殆，吾以是故，作沙門耳。蜜塗利刀，小兒貪甜，以舌舐之，有截舌之患。

「姪洸之人，苟快愚心，不惟其後，有燒身之害。譬如餓狗得路枯骨，齧[齒*齊]齧齧，傷口缺齒，適自傷毀，何益於己？姪洸如此，百千億劫，無絲髮之福，而有三塗之罪，吾念是故，作沙門耳。

「譬如樹木華果茂盛，行人貪之，杖石搥擗，須臾之間，華損果落，枝葉殘傷。樹以華果，自招凋喪。蛾貪火色，投入于燈，體見燒煮，將何剋獲？為姪惑者不別善惡，遠賢親愚，日就流冥，亡國滅眾，死入地獄，惡著罪成？悔將何逮。佛見之諦開示聖道，吾望佛恩，得覩經戒，心守清白，獨而無患，顧視流俗，乃知誤耳。吾以是故，作沙門也。」

僧大聞之，頓首足下長跪而白：「佛真上聖，諸天之尊，經以滅癡，入我心中。願去世濁，履清淨道，奉沙門戒，以為榮福。」師即喻之沙門重戒。

侍師數月，即啟師云：「何意？欲入山間，寂定禪息，求道應真，爾乃滅患。」

師曰：「獨居山中，大難處也。處山澤者，當學星宿明知候時，常當儲待水火麩蜜。所以然者，盜賊之求水火麩蜜，夜半向晨，問當解之，給賊所欲，違其意者，賊輒殺人。」

僧大曰：「諾！敬奉慈教，具學所命。」却乃入山。

其兄念曰：「弟作沙門，終不畜妻。」妻快見者，端正無雙，兄心悅之，起從快見，持琴自隨，作姿彈之歌、姪洸之曲：「煌煌鬱金，生于野田，過時不採，宛見棄捐，曼爾豐熾，華色惟新，與我同歡，固斯厚親，年一西宿，孰復爾珍？」

快見即覺兄欲為亂，便以歌曲，答佛大曰：「巍巍我師，天人之尊，門徒清潔，謚曰沙門，歎真為聖，姪為畜倫，我受嚴戒，不事二君，終不姪生，寧就寸分。」

佛大作情悲之曲、委靡之辭：「宿心加爾，故因良媒，問名詣師，占相良時，慘慘惕惕，懼爾不來，既覩光顏，我心怡怡，今不合歡，豈徒費哉，斯誓為定，淑女何疑。」

快見惶[怡-台+勺]，歌答之曰：「佛設禮儀，尊卑有敘，叔妻即子，婿伯即父，我親奉戒，日有隆舉，真與聖齊，姪正蟲鼠。噫乎伯子！焉為斯語。」

兄心迷惑，貪好快見，其意又甚，不可轉移。快見又歌：「夫人處世，當遠二事，不孝姪亂，行違佛戒，天及賢者，箋其自異。」

佛大歌曰：「爾之容色，懔懔灼然，普天美女，豈有爾顏，我心相悅，故踰大山。」

快見自念：「斯子欲我，悖狂之亂，沮致大難，請說身中惡露不淨，爾乃却耳。」

快見重曰：「仁貪我軀，軀有何好？頭有九骨，合為鬻體，中但有腦，面有七孔，皆出洩唾；以皮裹骨，貪頭頸者，皮肉相裹，身有毛髮爪齒皮肌血腦骨肉；腹中有心脾腎腸胃肪肺屎尿膿血寒熱，足與脛連，脛與髀連，髀與尻連，尻與腰連，腰與脊連，脊與脇連，脇與頸連，頸與鬻體連，臂與肘連，肘與肩連。我如畫瓶，中盈屎尿，身中不淨，可惡如此，何可貪乎！凡人所喜，有說其惡，心即賤之。」

佛大自念：「女念其婿，何肯聽我？我殺弟者，爾乃隨耳。」佛大瞋恚，即行募求數為賊者，見輕薄人，在于酒家，前與語曰：「寧知我家所畜六籍奴子，逃作沙門，今在山中。」

賊曰：「識之。」

佛大即出金銀與之，令殺奴子：「疾取其頭及身上衣，所持法杖，足下履屣，皆以相還，吾復重賜卿等金銀。」

賊大喜曰：「從吾取足。」即去入山。到其弟所呼曰：「沙門！汝疾出來。」

其弟出曰：「諸君何求？吾有水火麴蜜可食。」

夜時已半，賊曰：「不求水火麴蜜，不問卿時也，欲得汝頭持去之耳。」

其弟聞之，即大惶怖，涕泣而曰：「吾非長者諸侯子也，捨俗為道，與世無爭，學道日淺，未獲溝港，頻來，不還，應真六通，殺吾何益？」

賊曰：「來為汝首故，空復云云，求哀何益？」

其弟自念：「此賊獨聞我富家，謂我持寶來在此也。」語其賊曰：「欲得寶者，吾兄在家，字曰佛大，吾與書令惠卿寶，在所欲得，從卿志願。」

賊曰：「子兄令我來殺子。」

其弟曰：「即吾今死矣，由斯婦也。師前誡我，人與姪居，如持炬火逆風而行，捨之不早，火將燒手。如蜜塗刀，如鷹追鳥，狗得枯骨，樹之華菓，色為身害，深如師誡。」

涕泣從賊：「乞一歲活，令吾得道。吾常在此，相殺不晚。」

賊曰：「今欲得子頭去，何云一歲？山居道人，多得道者，恐子輕舉行神足去，勿復多云，俘取頭去。」

其弟重曰：「願莫即殺，先斷我一髀置吾前也。」其賊因前，先斷一髀，置於其前，弟遭此痛，痛不可言，天來下至道人所曰：「慎莫恐怖，牢持汝心；汝前世時，入畜生中，人所屠割，稱賣汝肉，非一世矣，地獄餓鬼，汝皆更之，苦痛以來，非適今也。」

僧大語天：「一哀語我師令知，吾因師示吾道，死生何在？」

天即為行語其師曰：「卿賢弟子，人欲殺之，涕泣求哀，欲得見師。」

師飛行到弟子所，為說經曰：「天地須彌，尚有滅壞，海有消竭，七日有壞。天下有風，其名惟嵐，惟嵐一起，山山相搏，斯風有滅，況汝小軀，何等比數，但當念

佛。佛常言無常，盛必有衰，合會有離，榮位難保，身亦如之。」

僧大便得溝港道，復斷一髀，重念師戒，復得頻來道；賊斷左手，復念師戒，得不還道；賊斷右手，復念師戒，得應真道；便不畏三惡道也，生死自在，無所復畏。

僧大曰：「取樹皮來。」即為剝樹皮與之。僧大取枝以為筆，自刺身血，書樹皮曰：「大兄起居隨時安善，二親在時，以吾累兄。兄不承之，違廢親教，以女色故，骨肉相殘，違親慈教為不孝也。殘殺人命為不仁也，殺一畜生其罪不小，況殺應真。吾不中止，兄自招之，念吾有形，可得相殺，善逝寂寞，徒復相害。長別努力，願崇真道。」曳頸長二尺，語其賊曰：「子斷吾頭，由泥頭也，勿有恐意，吾恐汝等墮地獄中。」

賊前斷頭，取身上衣被杖屨及鉢，持至兄所，衣杖屨鉢，皆持與兄，兄以金銀重謝其賊。

兄取弟頭，為作假形，以頭著上，以衣衣之，杖鉢及屨，皆著其傍，謂快見曰：「汝婿來歸，可問訊之。」

快見大喜，走至其所，見閉目坐，以為思道，妻不敢呼，具作美食，須念道：「覺當飯之。」日中不覺，妻因前曰：「日今已中，恐過時也。」怪其不應，牽衣起之，頭便墮地，身皆分散，各在一面，妻即大怖，擗踊呼曰：「子竟坐吾，見殘賊乎。」哀憤呼天，摧裂肝心，崩血出口，奄忽而死。戒行清白，難污如空，樹心聖範，難動如地，貞淨行高，難揆如天。其未終時，諸天咨嗟，豫安所生，迎其魂靈，處忉利天，忍須臾之姪，獲天上難盡之榮。

兄入神室視婦胡為，兄見弟頭身分散狼藉，其婦吐血死在一面，兄見弟妻尸死如此，呼曰：「咄咄！吾為逆天，所作酷裂，乃致於此。」

兄即至賊所問其意：「吾弟臨沒，將有遺言乎？」

賊曰：「有書。」以書見之。書辭懇惻，讀書訖竟，五內噎塞，涕泣交橫：「吾違尊親臨亡慈教，骨肉相殘，又殺應真，感激而死，死入地獄。」

王及臣民，聞其事變，麾涕泣哽噎，歎述清德，殯葬其弟，四輩立塔，天龍鬼神，側塞空中，散華燒香，無不傷心。其妻快見，國人葬之，舉哀動國，諸天下讚，精進得道，五戒不虧，貞生天上。違佛法教，不孝殘聖，死入地獄，燒煮苦毒，其歲難數。

佛便告諸弟子，自斯之後，重相勸勵，尚於無欲。

佛說經竟，諸弟子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佛說佛大僧大經